

翠神 查小欣

熊黛林郭富城爆因苟芸慧介入結束七年戀情，三人各被公眾派予不同角色，熊黛林是處於被動的受害者；郭富城是風度男，忍辱分手真正原因；苟芸慧「被介入」富貴戀遭扣上小三惡名。

熊黛林失戀慘遭夾擊

當有關「富貴」分手的消息已近尾聲，無料可爆之際，熊黛林忽然被指已另結經營賭業的富商男友，熊黛林否認。

天言 楊天命

《道德經》第十三章曰：「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」換句話說，即做人要做到在得意或得到別人讚賞之時，能得意忘形；在失意或受到辱罵之際，能不失魂落魄，如此才能符合古代所謂聖人的完滿境界。

寵辱看人心

天命之所以突然想起《道德經》這章的內容，皆因剛讀到一篇關於如何從別人受讚賞的反應，進而解讀其性格的資料，覺得內容頗為有趣，在此經自己的消化整合，稍稍跟大家分享一下：

關於前度男友的報道更非用「過去式」筆法，而是「現在進行中」方式報道，誤導外界以為是郭富城發現熊黛林劈腿，瞞着他與另一男子訂婚，才怒撤熊黛林，混淆過去與現在，將熊黛林角色定性為水性楊花。

想，手帕真多！從此，他們步入人生嶄新一刻，且看這是多麼恣情、天荒地老的一刻：這一刻，是人生的開始，是世界的開始，是人類最有意義的一刻。

甜甜的爱情伴着他

張允和在七十九歲提筆，譜寫出了與愛人定情全過程，文筆優美，文章題目是《溫柔的防浪石堤》，記敘了她與周有光邂逅的情景：「藍藍的天，甜甜的水，飄飄的人，軟軟的石頭。」

在搶救的過程中，周有光一直在旁邊守候，緊緊攥着她的手。他一直到樓下，目視救護車載着相伴六十九年的她漸漸遠去。

動長髮和短髮糾纏在一起；是有雲，雲飄忽在青天上偷偷的窺視着他們。兩個人不說一句話。他從口袋裡取出一本英文小書，多麼美麗的藍皮小書，是《羅密歐和朱麗葉》。

周有光與親友將張允和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鎮觀瀾台山中，並在安置骨灰的地方種了一棵小小的楓樹。

賞花大事

涼快的氣候裡，輕拂的微風中，竟遇見一簇簇在搖曳的怒開盛放的花，抑止不住打從心裡讚歎：「啊！好美麗的花！」真正的美麗，無法再找到其他形容詞，就是美麗二字。

有人愛花，但有條件。比如價值昂貴或名字好聽，顏色奪目燦爛的富貴花，絢爛爛漫的玫瑰、碩大厚重的牡丹、深紅耀眼又英雄花的木槿、從前唯官家才允許種植在門口且代表官運亨通的紫薇花等等。

有人愛花，但有條件。比如價值昂貴或名字好聽，顏色奪目燦爛的富貴花，絢爛爛漫的玫瑰、碩大厚重的牡丹、深紅耀眼又英雄花的木槿、從前唯官家才允許種植在門口且代表官運亨通的紫薇花等等。

日本人的詩：一生只是追逐櫻花。賞花是小事，此外，沒有什麼事。西洋人的詩：如果你缺乏世俗的富有，家裡只剩下兩條麵包，且賣掉一條，買個風信子，給你的心靈吃飽。

再為有趣的，是公姓後面跟着介紹的是姓母。小標題是「先生也能分公母？」說到有個姓母名朝宗的人，他是山東泰安肥城人，兩入交情特別好，於是同事們都笑他倆說：「先生也要分公母嗎？」因為一個是公先生，一個是母先生。

《愛國消費》的範疇，只不過他在書中闡釋的例子，仍集中在一些傳統認可的文化消費及儀式上（如以日本傳統字野常寬的造詞，就是被大眾可視認的「畫的世界」範疇。事實上，速水健朗在《拉麵與愛國》中亦已把上述的消費流向，置於流行的飲食文化中去對照析述（以上兩書所反映的風氣流向，可參看拙著《日本進化》內的說明）。AKBS的風潮，正是建基於愛國消費的港台詞所突顯出來的現象，現在再配合各方學者的介入，把整個消費過程作自我完善的封閉性解讀。此所以所有AKBS相關書籍的盲點死穴，均在針對團隊的海外輸出分析——明乎背後的日本「愛國主義」消費基礎，就會知道根本不可能在海外有生存植根的空間了。

公與母

開玩笑，總是老公公公的叫她。叫女孩子做老公，雖然奇怪但旁人一定會想到內中必有特殊原因。如果是男子姓公，女孩都叫他做老公，就很可能認為男人是女人的丈夫，不太會聯想到這個男子原來姓公。

隨想 興國

最近購得一本相當有趣的書，書名是《布衣祭酒——追憶我們身邊的奇人怪事》，是山東商報社的集體著作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出版。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和眼科醫院打交道，已有十多年。年近廿年的歷史。在該院做手術也有六、七次，還是罕有的住院病人之一。

眼科醫院

最近的一次覆診是四月十七日。我和老伴都是同一天去覆診的。老伴月前因膽囊切除除了手術，身體虛弱，要坐輪椅代步。到達眼科醫院，登記時可以優先，到了初步驗眼時也可以不要求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我所指的心理投射，正是日本的「社群媒體」在面對現實的種種挫折的反應——經濟大國的風光已一去不再，國民生產總值看來再沒有可能取代中國重上世界第二的地位，亦已被韓國打得落花流水。未來市場領導者來只會認識Samsung，而Sony快將打進歷史名冊；政府和民間同步配合吹噓的「COOL JAPAN」輸出日本流行文化計劃，正好出現自吹自擂的尷尬情況（宇野常寬在《日本文化的「點」》中正好仍舊很好地以此作為切入點）；流行文化的「哥位」位置不僅光環不再，甚至連於亞太區的領導者角色也不保，不得不向韓國的江南大叔K-pop俯首稱臣。

愛國消費的大幻影

正因為現在在遊戲世界中對渴才更加激烈，而AKBS的真人遊戲正好提供了此契機，供大眾可以宣洩這方面的抑鬱。與其說AKBS的猜拳具備文化解讀層面的「下剋上」思維，倒不如看成為日本「社群媒體」集體的「下剋上」位置投影——只不過現實中無力也無從向上位者發洩不滿（現實上選舉制度的功能早已崩潰，因為不同政黨其實分別不大，自民黨與民主黨的交替早已充分說明天下烏鴉一樣黑的事實，唯有以無權無勢者的化身（AKBS的成員）來彰顯自己的權力。嚴格來說，那根本早已脫離「下剋上」思維，淪為層壓式的向下集體欺凌遊戲。

百家廊 朵拉